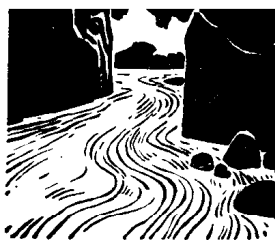


北 飞 雁

刘 征 泰 著



北 飞 雁

刘 征 泰 著

陈剑英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5 字数 83,000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3746

定价(三) 0.34 元

目 录

一、虎口余生	1
二、三个小伙伴	17
三、“打不死，还要跑！”	30
四、山下有座越西城	46
五、冤家路窄	59
六、蝙蝠洞	75
七、深山遇险	92
八、红旗飘进大凉山	112
九、阴谋与正义	132
十、阿达	150
十一、大雁北飞	163

一、虎口余生

一九二二年，大凉山北部山区的一个冬夜。一场暴烈的风雪渐渐平息了，千沟万岭铺上了厚厚的雪毯；山野象死一般地静寂，只有从山那头黑古隆冬的老林子里，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。

羊打寨被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包围着。在月光和积雪的辉映下，寨子里一片白糊糊的。奴隶主挖骨家正在请神驱鬼，娃子百姓们个个人心惶惶！谁都不敢把火塘烧旺，哪一家瓦板房的柴门都抵得紧紧的。男人们蹲在锅庄边低声叹息着，女人们则捂住娃娃吵闹的小嘴，不断地威吓：“莫开腔！当心挖骨家听见！”这个办法也真灵验，一听到“挖骨”两字，娃娃们肚子再饿也不敢吱声了。

挖骨家住在寨子正中，一匝八尺高的黄泥墙把那幢粗大的瓦板房团团围住。大院里，火光闪烁，人声喧闹，闹声中夹杂着婆娘的哀哭、男人的咒骂和一阵阵时轻时响的铃声：“叮叮——当！叮叮——

当！……”

铃声打破山野的死寂，在寒冷的夜空中回荡着，显得格外阴惨惨。

寨子里，只有一扇大门是敞开着的，那就是东山坡上老铁匠的家。所谓家，不过是指铁匠一个人；所谓屋子，实际上也就是他抡锤打铁的寮棚。这里的地势较高，一条湍急的山溪就从铁匠家后边哗哗流过来，奔下山去。屋前有一块拱起的岩石，石上长着一株百十年的大青冈树。青冈树下蹲着一条四十多岁的壮汉子，他就是铁匠。

铁匠没有姓名。即使有，人们恐怕也早已淡忘了。只知道，他祖上可能是山下的汉家百姓，后来被黑彝掳进大凉山，一次一次被转卖，最后落到了挖骨家。也有人说，铁匠的父亲是太平军，当年随翼王石达开^①的队伍经过大凉山时，被土司打败抓了娃子^②，后来又被挖骨家打冤家^③抢掠过来。说法虽不同，铁匠家世代打铁却是事实。铁匠从小学会了一套

① 太平天国革命(1851年—1864年)。石达开是太平军的著名领袖之一，1863年6月在大渡河兵败。

② 抓娃子即抓奴隶。凉山奴隶主经常下山掳掠汉人上山为奴。

③ 凉山彝族分成许多家支，各家支之间时常为了财产、奴隶等进行械斗。血亲报复，世代为仇。

绝技，不但会打铍口镰刀，会锻长矛短剑，还兼做银器，打石方，连木匠活也能揽几手。他打的钢刀，锋快麻利；他做的银耳环，比山下越西城银铺里卖的还讲究。铁匠的名气越来越大，后来他攒了几个钱，就把娃子的身分赎免了。挖骨虽然心里不乐意，但为了利用铁匠的手艺，平时倒也并不敢十分苛待他。

铁匠一身好力气，一副热心肠。乡亲们有事总爱找他商量；哪家有急难，他总是慷慨相助。自己却不娶亲不成家，用他的话说：生儿养女有啥用？还不是替黑彝增添娃子呗。话虽这么说，他却最疼爱别人家的小娃娃。

此刻，他正蹲在树下，嘴里叭嗒着一管兰花烟^①，冷冷地注视着坡下火光闪亮的挖骨家。彝家有句俗话：“主子家法铃响，娃子家要遭殃。”换句话说，只要黑彝家里呼神唤鬼请毕摩^②，到头来受损吃亏的总是穷苦的白彝和娃子们。

挖骨家两岁的小少爷兹哈不知得了一种什么怪病，请寨里的毕摩来除邪驱鬼。第一天，挖骨从寨子里抓来几只鸡；第二天，摊派了安家娃子曲莫的一

① 彝民吸用的一种土烟，味浓烈，烟管很长，类似汉族的旱烟。

② 彝家寨子里的一种迷信职业者。

只羊子；最后，挖骨家又忍痛打了自己的一头老黄牛^①。尽管如此，听说小少爷身上的“鬼”还是没有赶走，病情反而加重了。挖骨急得好象热锅上的蚂蚁。此刻，夜已深了，他家里却闹得不可开交，毕摩的铃声不断传来……

铁匠咬住管兰花烟，烟头一亮一亮，映出了他那张古铜色的脸盘。他有一对粗黑的浓眉，浓眉下，是一双富于幽默感的眼睛。他性格开朗，脾气豪爽，但此刻，他的心情却沉重不安。在铃声中，他仿佛听到挖骨的狞笑、娃子们的呻吟。

挖骨是羊打寨的黑彝家支头人，也是山中的一只狗豹子^②。他不仅是羊打寨的土皇帝，就连越西城里的汉官老爷们也不愿意轻易得罪他。他有三个“多”：娃子多，枪杆多、鸦片多。有了这“三多”，方圆几十里的彝人汉人便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了。

挖骨贪婪猜忌，心狠手辣。对汉族百姓，他经常下山绑架，伏路剪径；对他寨里的娃子，则驱如牛马，百般奴役，一不顺眼，就锁铁链，穿木靴，甚至剥皮抽筋扔悬崖。他还同管家巴乌狼狈为奸，贩鸦片，买枪支，大做人口生意。穷苦白彝沙玛达烈是个“青冈扁

① 即杀牛。打牲畜是彝族祭、誓的一种风俗。

② 即狼。

担，宁折不弯”的硬汉子，因为不向他屈服，不买扎布达债^①，前不久，被他串通人贩子，连骗带拐卖进了普雄深山，遗下一个可怜的妻子和一个吃奶的娃娃。

娃子们逢年过节要向挖骨家送养酒、交猪头。打冤家的枪声一响，娃子们就被他赶上战场，白白流血送死。每当替死人做帛，为病人送鬼，或者寨里有了什么“灾祸”，毕摩的铃声叮叮当当，挖骨家就趁机敲榨勒索，害得全寨子鸡飞狗跳……

罪恶的奴隶主！黑暗的大凉山！你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？你的草草木木沾满了多少娃子的鲜血和眼泪啊！

铁匠愤恨难忍。他腾地站起身来。一阵山风吹来，掠动着他那件被火星咬得千疮百孔的查尔瓦^②。他在羊打寨度过了四十多个寒暑，他肚里装着一本血泪帐。他望着坡下铃声和火光的地方，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中升起。

接连闹腾了几昼夜，铃声似乎也疲乏了。一声

① 大凉山的一种超经济强制性剥削方式。奴隶主生了娃娃，以此为借口，要所属的娃子借他的债，而后以几倍的高利，强迫奴隶每年付息，往往用一斗荞麦便可以榨取几头猪羊。

② 一种彝族常用的披毡，男女都可披，四季不离身，一般为羊毛擀成。类似汉族的斗篷。

声，阴阳怪气，有气无力。挖骨家的大院里，站着几个背枪举火把的狗腿子。院坝头，临时架起了三块大石头，一口朝天锅。锅里，油泡翻滚，肉香扑鼻，那是在煮羊肉。一架断了头的黄牛躺在角落里，几个锅庄娃子正在默默地用小刀剥皮剔骨。

院坝正北，就是挖骨家那幢很讲究的瓦板房。从洞开的门户里，可以瞅见一个雕花虎头的火塘，塘里烈焰熊熊，一束束流着油脂的松枝在火中毕剥炸响。尽管火光明亮，屋里的气氛却很阴郁。神案上，用木盂木碗盛祭着血淋淋的猪头、羊头和牛头，祭品中还有燕麦、荞粩和盐巴。一筒暗红色的神签摆在案柜正中。

毕摩是个面黄枯瘦的鸦片鬼^①。他戴着一顶青毡斗笠，手里提着一大一小两只铜铃。他边打铃，边念经，偶尔翻开死鱼眼，打量一下火塘边上的女人。女人是挖骨的婆娘，因为伤心，眼睛哭得象一对大红桃。她怀里抱着一个奶娃，娃娃不停地抽搐着，充血的脸颊被火烤得又紫又红。

“毕摩！娃娃到底救得转来不？”一个抱头蹲在

① 鸦片由罂粟制成，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毒品。吸食鸦片的人会染上恶癖，就象鬼迷心窍一样，人们把他们称为鸦片鬼。解放前凉山盛产鸦片。

地上的黑汉子猛可地站立起来。他身材高瘦，目光凶恶，鼻子有点鹰勾。他披着一件长及脚踝的纯黑羊毛查尔瓦，头上裹着黑布，左耳朵下吊着一颗鹅黄色的蜜蜡珠。他就是羊打寨的主人——大黑彝挖骨。

“难说呀，色坡^①。小少爷这次病得奇怪哪！”毕摩惴惴地回答说。

“哼！羊子也打了，猪婆也宰了，还赔了我一头值三十砣银子的老牛！闹了半天，屁用！”挖骨忿忿地走来走去，查尔瓦在他肩上飘来甩去，就象秃鹰的两只黑翅膀。

毕摩的额上渗出了冷汗，心里有点发慌。打牛送鬼是彝家最隆重的仪式了，有啥牲畜能比得上老黄牛呢？小少爷兹哈的病却不见好转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色坡一发怒，他当毕摩的可担待不起哪！……

“叮叮——当！……”毕摩故作镇静，慢慢地摇着法铃，一对鼠眼骨碌碌地在转动。突然，一条毒计跳上了他的心头。

毕摩的嘴角猛一抽动，扔下铜铃，一把抢过签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手腕在拚命摇晃。摇着摇着，“嗖——”，一支刻有老彝文的竹签飞窜出来。毕摩

① 彝语：主人家。男奴隶主称色坡，女奴隶主称色姆。

伸手逮住神签，凑向火塘一瞧，立即又神秘地插回签筒。

屋子里的人们眼巴巴地望着他。

毕摩掐指一算，连连跌脚道：“糟啦！怪不得恶鬼老是驱不走！这鬼叫做‘学格’，是贱娃子死后变的，他把小少爷的心肝叼走啦！”

“阿啾啾！天菩萨保佑哟……”所有的人一齐惊叫起来，顿时感到事态极端严重了。女人“哇”的一声又号啕起来。挖骨没了主意，焦急地哀求说：“毕摩呀，赶紧想办法吧！这娃娃是我们挖骨家的一条命根哟……”

毕摩开始拿架子了，说：“难，难呀！”

“我给你一斤黑膏、十个银砣砣！”挖骨大声喊着，手掌在空中翻了兩翻。

毕摩盘算了一下，满足了。他便咽了咽唾沫，唱歌似地说：“唉哟哟，要救娃娃也不难，要一件东西换心肝……”

“要啥？快说！快说！”挖骨双脚齐跳，两臂乱舞。“这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游的，你要啥我给啥，就是高山上的石头，我也要把它榨出二两油来！”

“不要金，不要银，单要一个与小少爷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男娃娃！”

毕摩怪声一笑，这可把挖骨给难住了。毕摩又发出一声怪笑，说：“色坡，你忘了沙玛达烈家的那个娃娃么？”

“沙玛家！”挖骨猛然被提醒了。原来，两年前，沙玛达烈的头生子依波正好与兹哈在同一天降生。当时，挖骨还借口娃子家沾了主子家的光，派巴乌管家去敲榨过猪头，没想到沙玛达烈软硬不吃，让他碰了一鼻子灰。如今，达烈已经被卖掉了，他的老婆孩子却还在哩。

“是沙玛家的娃娃冲了小少爷的喜，鬼才把心肝叼去的。”毕摩又补了一句。

“巴乌！”挖骨从墙上抓下一杆九子枪，气势汹汹地喊道：“跟我去，把那个小崽子逮来！”

管家巴乌象皮球一样弹到主人跟前。他五短身材，天生一副令人讨厌的模样，有人把他比做乌龟——见到主人，脖颈就短了一截；训斥娃子，眼睛就鼓得象个水晶球。巴乌哈哈腰，讨好地说：“色坡，逮个娃娃么，你老人家莫费神，包在我巴乌身上就是啦！”

挖骨还没点头，巴乌就一猫腰，转身梭出屋子。一出门，他立刻换上一副凶神恶煞的嘴脸，带领两个背枪汉，趁着月色朝沙玛家摸去，一条灰色的撵山狗

龇开血嘴，汪汪地追随在他们左右。

大约几分钟后，寨子的某一角落就传来隐隐约约的狗吠、哭喊和咒骂声。随后又安静下来，只见人影一闪，巴乌满脸杀气从大院里弹进屋来。他把查尔瓦一掀，亮出一个浑身是血的男娃娃。

娃娃就是依波。

毕摩闪出那双枯柴似的手，一把揪住娃娃柔软的头发，狠命往半空中一拎。依波扭动着身子，小腿儿拚命地蹬啊踢啊，哇哇大哭！

毕摩拈起一根招魂秧草，提着依波在小少爷头上转了三圈，又在火塘上转了三圈，口中吐着谁也听不懂的咒语。接着，把依波用力扔到门外，口中连声怪叫：“涅次布觉！涅次布觉！（鬼赶了）”

依波被摔晕过去。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狂笑：挖骨的狞笑，管家的谄笑，毕摩的怪笑，婆娘的傻笑……

就这样，小少爷的心肝与依波算是交换过了。恶鬼，已经附在沙玛家娃娃的身上。毕摩认为，必须把这个“鬼娃”扔出寨子，越远越好。

“把他扔下虎口崖，让河水把鬼气冲到山那边的寨子里去！”挖骨一把抓过管家，咬咬耳朵吩咐说：“小心点，不要让人看见，嗯？”

巴乌会意地点点头，蹿出门外，从地上抓起娃娃，挟在腋下，偷偷地朝一条山路溜去。经过寨口时，看见远处沙玛家的瓦板房燃起了冲天大火，他暗暗得意。那是他打昏了沙玛的妻子，为了灭口，临走时点燃的……

“沙玛家遭火罗！”……

整个羊打寨给惊醒了，人们纷纷朝失火的地方奔去。跑在最前面的正是铁匠。他大步流星冲进火海，背出了被巴乌打得满脸流血奄奄一息的女人。

达烈的女人已经说不出话。她睁开眼，伸出手指向挖骨家大院，喊了声“依波”，就咽气了。

铁匠领着几个后生，打起火把直奔挖骨家。一个烧火的老锅庄娃子指了指管家溜走的方向。全明白了！烈火，在铁匠的胸中愤怒燃烧！他二话没说，甩开几个后生，踏着厚厚的积雪赶上去，直奔虎口崖！

虎口崖在羊打寨外边的高山上，距离寨子大约有七八里山路。山路与寨子一线相通，早已是冰封雪盖。雪路上，有一行管家留下的歪歪斜斜的脚印。

这虎口崖是一处十分峻险的山崖。崖口势如刀削，崖顶有一块翘起的巨石，形若猛虎，冲着人们张

开血盆大口。崖下是百丈深渊，汹涌的越西河日夜在谷地里奔流。一失足摔下去，连个尸首都捞不回来。万恶的奴隶主，经常把犯“死罪”的和患重病的奴隶娃子扔下崖去。有些娃子实在受不了那非人的虐待，也曾有跳崖自尽的。远近几十里的人们，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虎口崖。有一首歌谣这样唱道：

虎口崖，鬼门关。
下临百丈谷，
上可摩青天。
岩鹰扑翅难飞过，
母狗爬坡腿摔弯！

虎口崖，杀人滩！
响水向北去，
血泪流不完。
黑彝心比乌豆毒，
娃子何时能伸冤？

狰狞可怖的虎口崖，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用娃子的鲜血，书写着一页页罪恶的历史。今夜，它又向一个无辜的刚满两岁的小娃娃张开了虎口！

巴乌气喘吁吁地向高坡爬去。依波已经醒了。孩子哭着，叫着，伸动着小手去抓扒谋害他的凶手。巴乌做贼心虚，连忙用手去捂孩子的嘴，依波在窒息中挣扎，用他那刚刚长出的乳牙拚命地咬。巴乌又累又烦，一屁股坐在雪地上。他把恶眼瞪得圆圆的，骂着：“烂娃子！贱种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管家养足了力气，把孩子一挟，又蹒跚地向上爬去。巴乌不敢勒死这个“鬼娃”，他觉得如果娃娃死在他手里，会有“鬼气”附身的。

月亮从云层上探出了冷冰冰的圆脸。月光下，积雪蒙盖的虎口崖已经不远了。他停下来喘喘气；猛一回首，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！——

一个高大的汉子，正循着他的脚印快步向他撵来。他们之间的距离很快在缩短。巴乌慌忙掉转头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崖顶爬去。要快！要赶紧把这个贱种扔下崖去，只要娃娃脱了手，一切罪恶都可以掩盖过去。

巴乌手脚并用，在雪地里高一脚低一脚，跌跌滑滑地向前扑去。后面那个大个子也加快了步伐，全力追赶着。银光闪闪的山坡上，只听见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扎扎的踩雪声。

巴乌终于上了崖顶。嗨！好险恶的虎口崖啊，一

不留神就会滑进死亡的深渊！巴乌战战兢兢地，一步一顿地逼向崖口。他猛地从胳肢窝底下抽出孩子，牙关一咬，双手举过头顶，……可就在这时，他的手腕被一双铁钳似的巨手死死扼住了，耳畔同时响起一声炸雷：“住手！”

巴乌把头一扭，月光下，他看到一双严峻而狂怒的眼睛！

“铁匠！”管家绝望地喊，浑身禁不住颤抖起来了。

铁匠使劲一拧，管家痛得跪了下来，手松开，铁匠乘势把娃娃夺了过去。

巴乌象皮球似地在雪地上滚了几滚，渐渐回过神，一纵身蹦起来，虚声恫吓道：“铁匠，你要干啥？！”

“巴乌！你要干啥？”铁匠怒吼吼地反问。

“色坡家的事你莫管！”

“伤天害理的事我要管！”

“好啊铁匠，你这烂娃子不要命啦！”巴乌一边喊叫，一边拔出匕首，向站在崖上的铁匠逼去。

铁匠左手抱着依波，右手一挥，从背后抽出一根防身用的短铁棍，大喝一声道：“你敢！”

巴乌泄气了。他向来就害怕铁匠。而且，这时山下有几支火把正朝虎口崖过来，巴乌心里更慌，扭头